



顧亭林日知錄

吳縣後學王仁俊校讀



日知錄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
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
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
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
風土俗。元之於本。無不洞悉。其
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



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踈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蘄焉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魯荆川、楊用脩、王

身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
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
顧寧人先生。長世族少負絕
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畧
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
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
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懋

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
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
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
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
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
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
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

必載書數簾自隨。旅店少休披
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
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
援古証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
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
歛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
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
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
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各得
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
生為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
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
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
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

藝文之屬一。疏通其源流。考
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
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
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
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
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
未有也。耒少從先生游。嘗手授
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
藁較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
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菴大學
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
公繼沒。耒念是書不可以無傳。
携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
山之資。舉畀建陽丞葛受箕鳩

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為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据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康熙乙亥仲秋門人潘耒拜述。



日知錄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東吳顧炎武

卷之一 經義

三易

重卦不始文王

朱子周易本義

卦爻外無別象

卦變

互體

六爻言位

九二君德

師出以律

既雨既處

武人爲于大君

自邑告命

成有渝无咎

童觀

不遠復

不耕穫不菑畲

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有孚于小人

損其疾使過有喜

上九弗損益之

利用為依遷國

姤

包無魚

以杞包瓜

巳日

夏改命吉

艮

人艮其限

鴻漸于陸

君子以永終知敝

鳥焚其巢

巽在牀下

翰音登于天

山下有雷小過

妣

東隣

游魂為變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形而下者謂之器

垂衣裳而天下治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易逆數也

說卦雜卦互文

兌為口舌

序卦雜卦

晉書也明夷誅也

孔子論易

北八九六

卜筮

蕙賈吉

卷之二

大過

易知錄

目錄

二

帝王名號

九族

舜典

惠迪吉從逆凶

懋遷有無化居

三江

錫土姓

厥弟五人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亂征

惟元祀十有二月

西伯戡黎

少師

殷紂之所以亡

武王伐紂

泰誓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王朝步自周

大王王季

爰倫

龜從策逆

周公居東

微子之命

酒誥

召誥

元子

其稽我古人之德

節性

汝其敬識百辟享

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

建官惟百

司空

顧命

矯虔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文侯之命

秦誓

古文尚書

書序

豐熙偽尚書

卷之三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四詩

孔子刪詩

何彼穠矣

邶鄘衛

黎許二國

諸始伯姊

王事

朝濟于西

大車

日之夕矣

楚吳諸國無詩

鄭

言私其獫

豳

罄無不宜

承筐是將

小人所辨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太原

變雅

皇父

莠言自口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握粟出卜

上天之載

不醉反恥

夸毗

王欲玉汝

申伯

流言以對

韓城

德輶如毛

不弔不祥

如由之苞如川之流

實始翦商

駟

敷奏其勇

玄鳥

詩序

魯頌商頌

卷之四

魯之春秋

春秋闕疑之書

三正

閏月

王正月

春秋時月並書

謂一為元

改月

天王

邾儀父

仲子

成風敬嬴

召氏卒

滕子薛伯杞伯

闕文

夫人孫于齊

公及齊人狩于禚

楚吳書君書大夫

亡國書葬

許男新臣卒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及其大夫荀息

邢人狄人伐衛

王入于王城不書

星孛

子卒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三國來媵

殺或不稱大夫

邾子來會公

葬用桑日

諸侯在喪稱子

未踰年書爵

妣氏卒

卿不書族

大夫稱子

有諡則不稱字

人君稱大夫字

王貳于號

星隕如雨

築鄆

城小穀

齊人殺哀姜

微子啟

襄仲如齊納幣

子叔姬卒

齊昭公

趙盾弑其君

臨于周廟

欒懷子

子太叔之廟

城成周

五伯

占法之多

以日同為占

天道遠

一事兩占

春秋言天之學

左氏不必盡信

列國官名

地名

昌歆

文字不同

所見異辭

紀履緌來逆女

母弟稱弟

子沈子

穀伯鄧侯書名

鄭忽書名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爭門

仲嬰齊卒

隱十年無正

戎菽

隕石于宋五

王子虎

穀梁日誤作日

卷之五

閹人寺人

正月之吉

木鐸

稽其功緒

六牲

邦饗耆老孤子

醫師

造言之刑

國子

死政之老

凶禮

不入兆域

樂章

斗與辰合

凶聲

八音

不用火

泣戮于社

邦朋

王公六職之一

奠摯見于君

至人

辭無不腆無辱

某子受酬

辯

須臾

殮不致

三年之喪

繼母如母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

子

女子子在室為父

慈母如母

出妻之子為母

父卒繼母嫁

有適子者無適孫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繼父同居者

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

君之母妻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

兄弟之妻無服

先君餘尊之所厭

貴臣貴妾

外親之服皆總

唐人增改服制

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考降
噫歎

卷之六

母不敬

女子子

取妻不取同姓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檀弓

大公五世反葬于周

扶君

二夫人相為服

同母異父之昆弟

子卯不樂

君有饋焉曰獻

邾婁考公

因國

文王世子

武王帥而行之

用日干支
社日用甲

不齒之服

為父母妻長子禫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庶子不以杖即位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

庶姓別於上

愛百姓故刑罰中

庶民安故財用足

術有序

師也者所以學為君

肅肅敬也

以其綏復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十五月而禫

妻之黨雖親弗主

吉祭而復寢

如欲色然

先古

博愛

以養父母日嚴

致知

顧諟天之明命

桀紂帥天下以暴

財者末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

吉者也

君子而時中

子路問強

素夷狄行乎夷狄

鬼神

期之喪達乎大夫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達孝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誠者天之道也

肫肫其仁

卷之七

孝弟為仁之本

察其所安

子張問十世

媚與

武未盡善

朝聞道夕死可矣

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變齊變魯

博學於文

三以天下讓

有婦人焉

季路問事鬼神

不踐迹

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鼻淵舟

管仲不死子糾

予一以貫之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性相近也

虞仲

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梁惠王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動心

市朝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文王以百里

廛無夫里之布

孟子自齊葬於魯

其實皆什一也

莊獄

古者不為臣不見

公行子有子之喪

為不順於父母

象封有庠

周室班爵祿

費惠公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以紂為兄之子

才

求其放心

所去三

自視欲然

士何事

飯糗茹草

孟子外篇

孟子引論語

孟子字樣

孟子弟子

茶

駟

九經

考次經文

卷之八 政事

州縣賦稅

屬縣

州縣品秩

府

鄉亭之職

里甲

掾屬

都令史

吏胥

法制

省官

選補

停年格

銓選之害

員缺

卷之九

人材之難

保舉

關防

封駁

部刺史

六條之外不察

隋以後刺史

知縣

知州

知府

守令

刺史守相得名見

漢令長

京官必用守令

宗室

藩鎮

輔郡

邊縣

宦官

禁自宮

卷之十

治地

斗斛文尺

地畝大小

州縣界域

後魏田制

開墾荒地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豫借

紡織之利

馬政

驛傳

漕程

行鹽

卷之十一

權量

大斗大兩

漢祿言石

以錢代銖

十分為錢

黃金

銀

以錢為賦

五銖錢

開元錢

錢法之變

銅

錢而大小

短陌

鈔

偽銀

卷之十二

財用

言利之臣

俸祿

助餉

館舍

街道

官樹

橋梁

人聚

訪惡

盜賊課

禁兵器

水利

雨澤

河渠

卷之十三 世風

周末風俗

秦紀會稽山刻石

兩漢風俗

正始

宋世風俗

清議

名教

廉恥

流品

重厚

耿介

鄉原

儉約

大臣

除貪

貴廉

禁銅姦臣子孫

家事

奴僕

闖人

田宅

三反

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南北學者之病

范文正公

辛幼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士大夫家容僧尼

貧者事人

分居

父子異部

生日

陳思王植

降臣

本朝

書前代官

卷之十四 禮制

兄弟不相為後

立叔父

繼兄子為君

太上皇

皇伯考

除去祖宗廟謚

漢人追尊之禮

謚法

追尊子弟

內禪

御容

封國

乳母

聖節主人不齊代堂

君喪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居喪不弔人

像設

從祀

十哲

嘉靖更定從祀

祭禮

女巫

卷之十五

陵

墓祭

厚葬

前代陵墓

停喪

假葬

改殯

火葬

期功喪去官

總喪不得赴舉

喪娶

衫帽入見

奔喪守制

丁憂交代

武官丁憂

居喪宴飲

匿喪

國恤宴飲

宋朝家法

卷之十六 科舉

明經

秀才

舉人

進士

科目

制科

甲科

十八房

經義論策

三場

擬題

題切時事

試文格式

程文

判

經文字體

史學

卷之十七

生員額數

中式額數

通場下第

御試黜落

殿舉

進士得人

大臣子弟

北卷

糊名

搜索

座主門生

舉主制服

同年

先輩

出身授官

恩科

年齒

教官

武學

雜流

通經爲吏

卷之十八 藝文

秘書國史

十三經注疏

監本二十一史

張參五經文字

別字

三朝要典

密疏

貼黃

記注

四書五經大全

書傳會選

內典

心學

舉業

被題用莊子

科場禁約

朱子晚年定論

竊書

勘書

改書

易林

卷之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不貴多

著書之難

直言

立言不為一時

文人之多

巧言

文辭欺人

修辭

文人摹倣之病

文章繁簡

文人求古之病

古人集中無冗複

書不當兩序

古人不為人立傳

誌狀不可妄作

作文潤筆

文非其人

假設之辭

古文未正之隱

卷之二十

非三公不得稱公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重書日

古人必以月日繫年

古無一日分為十二時

年月朔甲子

年號當從實書

史書一年兩號

年號古今相同

割併年號

孫氏西齋錄

通鑑書改元

後元年

李茂貞用天祐年號

通鑑書葬

通鑑書閏月

史書人君未即位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史書郡縣同名

郡國改名

史書人同姓名

述古

引古必用元文

引書用意

文章推服古人

史書下兩日字

書家凡例

分題

卷之二十一

作詩之旨

詩不必人人皆作

詩題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詩有無韻之句

五經中多有韻

易韻

古詩用韻之法

古人不忌重韻

七言之始

一言古文

古人未有之格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詩用疊字

次韻

柏梁臺詩

詩體代降 書法詩格

詩人改古事

庾子山賦誤

于仲文詩誤

李太白詩誤

郭璞賦誤

陸機文誤

書法詩格

字

古文

說文小引

說文長箋

五經古文

急就篇

千字文

草書

金石錄

鑄印作減筆字

畫

古器

卷之二十二 雜論名義

四海

九州

秦六國獨燕無後

郡縣

秦始皇未滅二國

漢王子侯

漢侯國

都

鄉里

都鄉

都鄉侯

封君

圖

亭

亭侯

社

歷代帝王陵寢

堯冢靈臺

生祠

生碑

張公素

王直

卷之二十三

姓

氏族

氏族相傳之訛

孔顏孟三氏

仲氏十五

以國為氏

姓氏書

通譜

二字姓改一字

北方門族

冒姓

兩姓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

古人謚止稱一字

稱人或字或爵

子孫稱祖父字

已祧不諱

皇太子名不諱

地名不偏諱

嫌名

以諱改年號

前代諱

名父名君名祖

弟子名師

同輩稱名

以字為諱

自稱字

人主呼人臣字

兩名

假名甲子

以姓取名

以父名子

以夫名妻

兼舉名字

排行

二人同名

字同其名

變姓名

生而曰諱

生稱謚

稱王公為君

卷之二十四

祖孫

高祖

藝祖

冲帝

卷考二十四

伯父叔父

族兄弟

親戚

哥

妻子

稱某

互辭

豫名

重言

斥

王

君

主

陛下

足下

閣下

相

將軍

相公

司業

翰林

洗馬

比部

員外

主事

主簿

郎中待詔

外郎

門子

快手

火長

樓羅

白衣

郎

門生

府君

官人

對人稱臣

先卿

先妾

稱臣下為父母

人臣稱人君

上下通稱

人臣稱萬歲

卷之二十五 古事真妄

重黎

巫咸

河伯

湘君

共和

介子推

杞梁妻

池魚

莊安

李廣射石

大小山

丁外人

毛延壽

名以同事而晦

名以同事而章

人以相類而誤

傳記不考世代

卷之二十六 史法

史記通鑑兵事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史記

漢書

漢書三志小字

漢書不如史記

荀悅漢紀

後漢書

三國志

作史不立表志

史文前出

史文衍字宋史法

史家誤承舊文

晉書

宋書

魏書

梁書

後周書

附書

北史一事兩見

宋齊梁書南史一事互異

舊唐書

新唐書

宋史

阿魯圖進宋史表

遼史

金史

元史

通鑑

通鑑不載文人

卷之二十七 注書

漢人註經

誤疏中引書之誤

卷之二十八 姓氏之誤

左傳註

考工記註

爾雅註

國語註

楚辭註

荀子註

淮南子註

史記註

漢書註

後漢書註

文選註

通鑑註

卷之二十八 雜事

拜稽首

稽首頓首

前拜

九頓首三拜

東向坐

坐

主炕

官服

袂衣

對襟衣

左衽

行勝

樂府

寺

省

職官受杖

押字

邸報

酒禁

賭博

京債

居官負債

納女

王女棄歸

罷官不許到京師

卷之二十九 兵外國事

騎

駙

驢羸

軍行遲速

木鬲渡軍

海師

海運

燒荒

家兵

少林僧兵

毛葫蘆兵

方音

國語

外國風俗

徙戎

樓煩

吐蕃回紇

西域天文

三韓

大秦

于陀利

卷之三十 天象術數

天文

日食

月食

歲星

五星聚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星名

人事感天

黃河清

妖人闖入宮禁

詐稱太子

外國應天象

星事多凶

圖識

孔子閉房記

百刻

雨水

五行

建除

艮巽坤乾

太一

正五九月

今日今神祠

佛寺

泰山治鬼

蕃俗信鬼

卷之三十一 地理

河東山西

陝西

山東河內

吳會

江西廣東廣西

四川

史記菑川國薛縣之誤

曾子南武城人

漢書二燕王傳

徐樂傳

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

三輔黃圖

大明一統志

交趾

薊

夏謙澤

石門

無終

柳城

昌黎

石城

木刀溝

江乘

郭璞墓

蠓磯

胥門

潮信

晉國

縣上

箕

唐

晉都

瑕

九原

昔陽

太原

代

關里

杏壇

徐州

向

小穀

泰山立石

泰山都尉

濟南都尉

鄒平臺二縣

夾谷

澠水

勞山

楚丘

東昏

長城

卷之三十二 雜考證

而

柰何

語急

歲

月半

已

里

勿

不淑

不弔

亡半

乾沒

辱

姦

訛

誰何

信

出

鰥寡

丁中

阿曲

幺

完介

寫水

行李

耗

量移

眾憇

場屋

豆

徑

豸

關

宙

石炭

終葵

魁

桑梓

胡隴

胡

草馬

草驢女翁

雌雄牝牡

余於此書已一再丹黃俱為友人取去念此書有體有用案頭不可無此因復臨得批點誠所謂通儒之學也閱者慎毋忽諸而申中秋前一日宋齋

日知錄目次終

日知錄

目錄

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前有自記稱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蓋其一生精力所注也書中不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畧以類從大抵前七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卷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目舉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為雜考證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楊慎雋竝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閣若瑛作潛邱劄記嘗補正此書五十餘條若瑛之壻沈儼特著其事於序中趙執信作若瑛墓誌亦特書其事若瑛博極羣書睥睨一代雖王阮亭諸人尚謂不足當軒擊獨於誌難此書沾沾自喜則其引炎武為重可概見矣然所駁或當或否互見短長要不足為炎武病也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憤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篤論矣

日知錄卷之一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為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鄢陵公筮之

南曲張氏原評本
丁卯秋日做洛却
楊楷菴先生評點
已知孟冬假錄之恭
照舊歲評本用墨
筆錄之
仲冬又錄關詩潛
邱劄記中補正各條
加潛邱以識別
已丑仲秋又假江漢
楊武屏評本錄入
加武屏二字以別之
又錦常塾孫遠園
評本加遠園字

其用周易處必出周易之名於上如有以周易見陳侯及周易有三類武屏

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蹶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

周易而別存引據之辭即所謂三易之法也小徒父以卜人而掌此猶

周官之而傳不言易言重卦不始文王

大小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攷之左

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

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

卦而重八卦為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

朱子周易本義

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

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

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

卦傳各一篇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

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

卦九雜卦十陸德明釋文曰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引天

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

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

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始合經傳為一自漢以來為費直鄭玄王弼所亂取

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

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為諸儒所

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

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

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脩大全乃

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殺

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亂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

言傳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

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

公所繫之辭也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

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

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

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

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

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弘治三年會試物不可以苟合而

楊守趾批曰序卦朱子無一言以釋其義蓋以程子於諸

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讀本義易

善作是用錄之以激厲經生之不讀程傳者而大全之

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

而以程之次序為朱之次序虛齋蔡清易經蒙引謂之今

並同惟每張二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書經禮記

字與各經不同明為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

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

今代人所為也坊刻擅改古書宜有嚴禁是學臣之責

朱子詩集傳序蔡仲默書集傳序今南京刊大本改曰

詩經大全序書經大全序此即亂刻古相傳且二百年矣

書之一驗幸監本尚存其謬亦易見爾夫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

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此據孔氏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

今周易折衷盡復古
本善夫然三齋朱義於
程傳之前則程傳備
矣一語未免倒置惜乎

玩魏王問辭只是康成注連合了氣耳非并經而連之也。古者注亦單行武屏

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故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玄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是則康成之書已先合之不

自輔嗣始矣乃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記晁氏說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蓋自坤以下皆依此後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獨存乾一卦以見舊本相傳之樣式耳愚嘗以其說推之今乾卦彖曰為一條象曰為一條疑此費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於各爻之下其為象曰者八餘卦則為象曰者七此鄭玄所連高貴鄉公所見之本也

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小畜九二牽復在中亦不

自失也。本義曰：亦者承上文義。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為科舉

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

春秋尤為繆盩，以象傳合大象，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云小人，陽卦必云君子。於是此一

經者為拾藩之書，而易亡矣。取胡氏傳一句兩句為旨，而

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為題，傳為主，經為客。有以彼經證

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為射

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天順三年九月甲辰，浙江温州府永嘉縣儒學教諭雍懋言：此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鑿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統貫。且春秋為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復程朱之書以存

易當各自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

之興文教者。
卦爻外無別象

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

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

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

未嘗增設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

同聲相應為震，巽同氣相求為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為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為龍，風從虎則曰坤為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

玄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王輔嗣略例曰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彌甚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易之互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月日經說之繚繞破碎於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卦變

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互體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四爻變故艮為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晉書荀頴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主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

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為一爻則似之也。又謂九靈龜是伏得離卦然此又辨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

王雙溪之任說今皆不可得武屏

三至五成兌兌為羊故爻辭並言羊

六爻言位

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為君位二三

四為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為無位之爻譬之

於人初為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士皆不為臣也明夷上六為尖

位之君乃其變例其但取初終之義者亦不盡拘故乾之上曰貴而无位需之上

曰不當位王弼注需上六曰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若以

一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曰易六位而

成章是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此意已見於王

弼略例但必強彼合此而謂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

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朱子以為未詳似不取伊川之說武屏

九二君德

為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故伊

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

師出以律

以湯武之仁義為心以桓文之節制為用斯之謂律律即

卦辭之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所慎者戰長勺以詐而敗

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

既雨既處

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小畜之時求如

湯武行軍應亦有法度不成只靠仁義配入桓文非能擇言者也武屏

任姒之賢。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於獨孤后也。既和而惟其所為。不可言也。上之既雨。猶高宗之於武后也。

武人為於大君

武人為於大君。非武人為大君也。如書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之。為六三才弱志剛。雖欲有為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噬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為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
戰國 過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

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曰惟臣附於大邑。周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武王之妃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周官始以四井為邑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焉而用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係秦者可不豫為之計哉。

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夫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畢公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維用伐邑。如王國

日知錄 卷之一
之大夫大車檻檻毳衣如葵國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
爲自治則同皆聖人之所取也。比之九五邑人不誠是亦
內治脩而遠人服之意
成有渝无咎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於祗宮傳曰人
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
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雖其漸
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視
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念作聖

童觀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
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
習者佔畢之交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
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
泥故君子爲之則吝也

不遠復

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
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慎獨之學也回之爲人
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
其在凡人則復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

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其知之則擴而充之矣。故曰復小而辨於物。

不耕穫不菑畲

楊氏曰

誠齋易傳

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

之初菑之二畲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者其曰不耕不菑則耕且菑前人之所已爲也昔者周公蒞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康王作畢命之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無所事矣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聖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在人是故六經之業集羣聖之大成而無所剗矣雖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無終之述之者是耕而弗穫菑而弗畲也其功爲弗竟矣六二之柔順中正是能穫能畲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爲而不自多也猶不富以其鄰之意

天在山中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而況初之居下位未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矣

。有孚於小人

君子之於小人也。有知人則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斷。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儉壬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所謂有孚於小人者如此。

。損其疾使適有喜

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適往。六四曰使適有喜。四志所以能適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適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為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為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

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為言。適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

。上九弗損益之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遲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所謂弗損益之者也。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其道在是矣。

利用為依遷國

在無事之國而遷。晉從韓獻子之言而遷於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國而遷。楚從子西之言而遷於都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

姤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即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為之稱首。馬鄭服何之注。經術為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興於其世。

宋儒為盛而禪學之最盛蓋自古如斯矣。武屏

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與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

選過

包无魚。國猶水也。民猶魚也。幽王之詩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以為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從君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於物之心。於是魚亂於下。鳥亂於上。而人情之所嚮。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以杞包瓜

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

論極正大而包字之義
未醒

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
樹杞然詩南山有杞陸機曰杞山材也其樹如樗左傳所謂杞梓皮革使之無所緣而上
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顰笑有
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以踰何有外戚
宦官之禍乎

己日

選過

革己日乃孚六二己日乃革之朱子發讀為戊己之己天
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
十干則戊己為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
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
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為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
日用丁己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
變改皆為謹敬而漢書律歷志亦謂理紀於己斂更於庚
是也納甲之法革下卦離納己王弼謂即日不孚己日乃孚以己為己
事過往之已恐未然

改命吉

革之九四猶乾之九四諸侯而進乎天子湯武革命之爻
也故曰改命吉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是有悔也天
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
婦復讎也故曰信志也

艮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富貴不能淫貧

白虎通云己者起也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艮其限

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
不通。則忿懣生。而五情瞽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
去蓋無幾也。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爲學亦然。
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
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艮其限列其夤之說
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熏心之厲矣。

慈谿黃氏

震

日鈔曰

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

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
之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
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
時。始單出而爲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
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至於齋心服形之
老莊。一變而爲坐脫。立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
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
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
得有爲。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歟。省齋記又曰。
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
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

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為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
無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
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
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為申韓者一人
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山陰縣志此皆
足以發明厲熏心之義詳又見第二十三卷心學條下乃周公已先繫之
於易矣

鴻漸于陸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安定胡氏改陸為逵龍

曰其說出於毘陵從事范諤昌按宋史藝文志諤昌有證陸簡一卷朱子從之謂合韻非也

詩儀字凡十見柏舟相鼠東山湛露菁菁者義斯皆音牛

何反不得與逵為叶而雲路亦非可翔之地仍當作陸為

是漸至於陵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故反而之陸古之高士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而未嘗不踐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

於人君而其身則與一國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

之上而與九三同為陸象也朱子發曰上所往進也所反

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楊廷秀曰九三

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故皆曰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

陸以退為進也吳為進退其說並得之

君子以永終知敝

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衛有狄滅之禍讀宛丘東門
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於謹而卜

逵儀同一韻無容叶也愚謂仍從朱子說為是

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覲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弑。昏媾之義。男女之節。君子可不慮其所終哉。

鳥焚其巢

選過

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楚莊王之圍鄭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征苗。而伯益贊之。猶以滿招損謙。受益為戒。班師者謙也。用師者滿也。上九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傳於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聞。諫爭之論。蓄必逮夫身者也。魯昭公之伐季孫。意如也。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因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於是叔孫氏之甲興。而陽州次。乾侯言矣。鸛鶴鸛鶴往。歌來哭其此爻之占乎。吳幼清曰此爻變為小過有飛鳥之象

巽在牀下

九二之巽在牀下。恭而無禮則勞也。初六之進退慎而無禮則憊也。

翰音登于天

選過

羽翰之音雖登于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辯。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弦歌徧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亂。豈非談空空覈玄玄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

山上有雷小過

山上有雷小過

山上有雷小過

山上有雷小過

雲雨時在其中間時義
門本改作特遠園

山之高峻雲雨時在其中間而不能至其巔也故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側或高或下在山之側而不必至其巔所以為小過也然則大壯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妣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儀禮士昏禮勛帥以敬先妣之嗣蓋繼世主祭之通辭過其祖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嫄為妣周禮大司

樂注周人以后稷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闕宮周語謂之皇妣太姜

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

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

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朱子本義以晉六二為享先妣之吉占或曰易爻

何得及此夫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爻辭

屢言之矣

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之事言之小畜卦辭密雲不雨自我

西郊本義我者文王自我也

東鄰

馭得其道則天下皆為之臣馭失其道則疆而擅命者謂之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選過

口錄

卷之二

七

漢書郊祀志引此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

游魂為變

精氣為物自無而之有也游魂為變自有而之無也夫子

之荅宰我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

明焄蒿悽愴朱子曰昭明露光景也鄭氏曰焄謂香臭也蒿氣蒸出貌許氏曰悽愴使人慘慄感傷之意魯菴徐氏曰陽氣為魂附於體貌而人生焉骨肉斃於下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為朗然昭明之氣或為溫然焄蒿之氣或為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淨以從陽也所謂游魂為變者

情狀具於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復歸於土

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張子正蒙有云太虛

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

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

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鬼者歸也張子曰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此之謂

歸

陳無已師以游魂為變為輪迴之說理呂仲木柘辨之曰

長生而不化則人多世何以容長死而不化則鬼亦多矣

夫燈熄而燄非前燈也雲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復有生豈

前生邪寶邵氏寶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唯

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是故

聚以氣聚散以氣散味於散者其說也佛荒於聚者其說

也

也

也

說得着實 武屏

此慎獨之意 百屏

也。僊。氣。聚。精。以。成。精。和。氣。精。其。氣。也。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為。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如。此。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非。有。所。託。而。生。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實。而。誠。之。不。可。揜。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而。有。以。盡。乎。易。之。用。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善。之。為。言。猶。醇。也。曰。何。以。謂。之。善。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豈。非。善。乎。

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乎。孔。子。之。學。琴。於。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後。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為。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

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人之爲學亦有病於憧憧往來者。故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困德之辨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陳之尼絃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之徒未足以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人心之至變也。於何知之。以其辭知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是以聖人設卦以盡情僞。夫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先王之所以鑄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身之防禦物之智。其全於是矣。而無險阻以辨之。故曰易逆數也。外入事之。愷以發之。以辨之。故曰。

不就卦上說六通達下條
只是證明之耳 武屏

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攷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為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為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劉汝佳曰。天地間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為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為變。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為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者為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為乾。象地而。畫為坤。象雷風而畫為震。巽。象水火而畫為坎。離。象山澤。

而畫為艮。兌。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筮得坎而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筮得離而知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筮得兌而知兌。亨利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如邵子之說。則是義文。

之易已判而為二而又以震離兌乾為數已生之卦巽坎
艮坤為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強孔子之書以就已之說矣

說卦雜卦互文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
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上四舉象下四舉卦各以其切
於用者言之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崔憬曰艮不
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撓燥潤功是風雷水火至於終始
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舍象而言卦各取便而論也得之
矣

古人三爻支義門本改文

古人之爻有廣譬而求之者有舉隅而反之者今夫山一
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復言山水者意有
所不盡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兌正秋也不言西
方之卦舉六方之卦而見之也意盡於言矣虞仲翔以為
坤道廣布不主一方及兌象不見西者妄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先言親寡後言旅以協韻也猶楚辭之
吉甘兮辰良也虞仲翔以為別有義非也
兌為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為巫為妾而已以言說人豈
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也必至
於靜言庸違故舜之禦臣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
之於門人亦聽其言而觀其行

選選

唐書言韋貫之自布衣為相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嘗偽辭以悅人其賢於今之人遠矣

序卦雜卦

序卦雜卦皆旁通之說先儒疑以為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承泰之小往大來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也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其辭皆曰十朋之龜姤之九四即夫之九三也其辭皆曰臀无膚未濟之九四即既濟之九三也其辭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對之義也必謂六十四卦皆然則非易書之本意或者夫子嘗言之而門人廣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續經之作耳

當作姤之九三即夫之九四也
墨筆依三字
南曲校語

晉書也明夷誅也

蘇氏曰晝日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晉當文明之世羣后四朝而車服以庸揖讓之事也明夷逢昏亂之時取彼凶殘而殺伐用張征誅之事也一言晝一言誅取其

晉協爾

書古晉法易林及張衡西京賦並同
翔曰誅傷也本義用之與晝義相對不切

虞仲

孔子論易

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為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為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七八九六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杜元凱注謂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者非晉語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凡三爻變其不變者二二三上在屯爲八在豫亦八今即以艮言之二爻獨變

義門數齋本俱以凡三爻變作白蓮園

則各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各之八。是知乾坤亦有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

趙汝棗《易輯聞》曰：揲著策數，凡得二十八，雖為乾亦稱七，凡得三十二，雖為坤亦稱八。

楊彥齡筆錄曰：楊損之，蜀人，博學善稱說，余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損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乾遇七則一百九十二

六十八坤遇八則一百九十二
卜筮

選過

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毘命于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著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也，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

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為，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今心猶豫而狐疑，又

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

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

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為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取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為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著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

漢以前注家只據文生義和師序漁父便謂真有其人此不足怪也武屏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

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

沐浴佩王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

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

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真信也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

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辭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

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

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

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鑒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

不得其辭：字義門云當從左傳原本不得其飾疑是刊誤遂因

救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其為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為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為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

余嘗謂不能寢食者病不治與此合

郭璞嘗過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為術。以言凶導人而為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而為不善。

日知錄卷之一

日知錄卷之二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

時未有諱武庫

胡文定脩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各其臣也

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

皇祖崩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啓

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為號者桀之癸

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白虎通曰殷質以生

日名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太甲沃下仲下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為書篇之名惟其號也

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

潛印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注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注曰為其失事正也陳澧注曰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於承用也從來解文字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豈寧老未之免耶要當用詩書不諱耳

之名受是也

武庚亦是號
祿父乃名也

曰湯曰紂則亦號也

孔氏西伯
戡黎序傳

受紂也
音相亂

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

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

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十言
爾先祖成湯皆對其臣子稱之

曰

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

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玄王曰武王而謚立矣曰大舜

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

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寢乎文故有名有號

而德之盛者有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

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士下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
家太公子丁公

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陸淳曰史
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謚者少其後乃皆有謚然王

季以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

九族

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歟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

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

以為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為五以

五為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

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為先後之

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

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儀禮昏禮
三族之不

不舉旁殺之文則九族之
旁親不見蓋因

杜氏之所以異於孔鄭者以傳文云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五教注既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矣則九族更不得就一本言之所謂言各有當也今不考其意輒痛駁之可乎左傳六典所言乃同宗之族也以證九族恐未精細○左傳所言並非同宗之族蓋氏族之族也不謂此老猶有如此糾謬遠聞

高祖之兄弟六親盡無服恐不在九族之列並通

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本文是并字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左氏桓公六年傳注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且

九族之為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凡十三公內除同世者四公而唐六典宗正卿掌

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

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時已有七族中睿二宗同為

世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杜氏於襄十二年傳注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則前說之非不待辨而

明矣又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桓六年不知高祖之兄弟與玄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後魏國子博士李

琰之所謂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

曾叔祖在慶元為高叔祖其明證矣余丁未歲在大同遇代府中尉俊晰年近

五十其世夫於孝宗為昆弟而上距弘治之元亦何必也一百八十年秦晉二府見在者多其六七世孫亦何必

帝堯之世高祖玄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

禮書之說全本喪服小記 孔疏遂園

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周禮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為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為九也陳氏禮書曰己之所親以一為三祖孫所親以五為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通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適孫傳重子皆無適孫則長子存皆為庶孫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總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總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周道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為期其服同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總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總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為從大功同曾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為三從總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為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

從世叔服小功今制尚然若却旁注云殊不可解 按從世叔乃是同曾祖者其子即再從昆弟也

祖之兄弟小功下宜增族祖總麻一向遂園 族祖總麻用發祖而旁殺者也固宜增入曾祖兄弟總麻發曾祖而旁殺者也兄弟曾孫總麻發曾孫而旁殺者也宜自為兩段至高祖兄弟無服一向宜去之云云

從兄弟之孫總麻下宜
增兄弟之曾孫一白蓬圖
祖之齊衰祖上疑脫
一曾字

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總麻此發子而旁殺者
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總麻此發孫
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
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
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考
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矣。
後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
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此
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
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都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
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
景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豈真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
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
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
謂志壹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隔民如壘如篴如璋如圭。

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為，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

懋遷有無化居，善之來也。言其善之來也，言其善之來也。

古化貨二字多通用。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貴索隱曰：家

作化運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

有殉於貨色之微，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化

之字為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主，多不化之

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勸之以九歌者也。左傳文八年卻缺言九功之德皆可

歌也。謂讀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愠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

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愠。

三江

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

東迤北會為匯，蓋指固城石臼。

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本郭禹

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

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

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

澤，以二句相蒙為文，而其說始紛紜矣。程大昌曰：弱水既

既之一語為起下文，則弱水未西，其能

越秦隴而亂涇渭乎？可謂解頤之論。

苗王叙豈非相蒙之文字全

按禹貢東為中江之文，則岷江即中江也。又吳淞首尾僅三百里，似不足當中江之名。再詳之。

蔡氏書傳曰：禹貢書法，普疏達者雖小必錄，無從勞者雖大必畧。與後世地志有別。浙江既施功少，或遺之未可定也。且治水合諸侯事，非相因據，未免率合矣。遂爾便是既之一語，非起下文而底之一字實緣上文也。必概一而論，則固矣。且三危既宅，三苗王叙豈非相蒙之文字全。

錫土姓

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蓋自錫土之法廢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儕於庶人無世守之固錫姓之法廢而魏齊以下朔漠之姓雜於諸夏失氏族之源春秋傳言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蓋古者分北三苗之意後之鄙儒讀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矣

厥弟五人

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為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為國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杜氏解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其兄弟之叔世疎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再傳至相卒為浞所滅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雒陽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圮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玄宗以後天子屢嘗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子儀回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

似為宏光作感概屏

幸而澆之縱欲不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衆而
誅之爾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為興復之計者其念
之哉

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
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為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

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在今壽光縣以伐斟鄩在今濰縣而相

遂滅左傳哀元年乃處澆於過今掖縣以制東方處豷於戈杜氏解在

宋鄭以控南國襄四年其時靡奔有鬲今在德平縣在河之東少

康奔有虞今虞城縣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

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

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為力矣竹書謂太康元年即居斟鄩非也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

辭九歌覽冀州今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

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桓五年鄭同姓之國也

在乎冀州正義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為說

崩征

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於動六師之誅興

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

守其削紬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

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祔伊

楚詞本意蓋謂由南望北明其高遠耳武屏

商建丑則十二月建子矣

十二月商之正也武庫

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祔湯於廟也非朔者祔先廟無定日君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為王而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也若自桐歸亳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則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

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也故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殷練而祔即位必在期年之後

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即位矣如魯成公以八月薨十二月葬襄公以明年正月即位

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未失乎

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即位殷也踰年正月即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柩前即位為後代之通禮矣

西伯戡黎

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師

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為少師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為微子也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大師

疵少師彊

殷紂之所以亡

古今人表以執事于纘等皆作紂之樂官董江都云如此說微子不歸周金仁山辨之極正武庫

立論太偏似為明季末造
而發余更轉一語曰之
人不顧其下而令取必
行亦未有不亡者也嗚
呼危哉

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
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
紂之為君沈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斲脛蓋齊
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
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
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
不立者矣史記燕王喜遺樂間書曰紂即以中主守之猶
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
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
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
為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
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亡武之興而謂以至仁伐
至不仁者偏辭也未得為窮源之論也

武王伐紂

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
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
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荀子言周公殺管叔虛殷國注虛
邑朝歌為墟也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
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不
畔則殷其不黜矣九五無言天下之凶而不以懲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

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蔡仲之命曰乃

致辟管叔於商武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

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弑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

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

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

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高誘

淮南子注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願

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

一有不靖易為搖動而必以封其遺胤蓋不以畔逆疑其

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

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

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

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左氏哀

年傳曰天之棄商久矣二年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哀九

吾是以知宋之得為商也國語吳王夫差闕為溪溝通於

於莊子韓非子子園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太宰使少庶子

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於

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

復有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

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此本之

以武王下車即或曰遷殷頑民於雒邑何與曰以頑民為商俗靡靡之民

或曰遷殷頑民於雒邑何與曰以頑民為商俗靡靡之民

左傳元作子商注云子商宋也不必注于字

潛邱按左傳哀二十四年孝惠娶于商此宋人與夏對也最

公之言宋林氏注曰稱商不稱宋者避定公諱也此解絕妙

寧老獨未見耶傳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

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曰棄宋而曰棄商者

此即下文寫人雖亡國之餘之意一姓不再與之說也今

取以證宋得為商商恐寧老未識當時立言之意因

思傳二十二年宋人為慶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公子目夷

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此處斷宜稱宋則彼處稱商正可意會哀九年晉

趙鞅下救鄭。過水。遂火。史遷。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不曰。伐。齊。與。宋。而。慶。文。言。姜。言。商。者。取。與。上。文。陽。兵。協。韻。此。固。古。字。之。常。只。觀。下。文。伐。齊。則。可。證。宋。不。吉。二。語。不。用。韻。協。便。直。趙。齊。宗。本。號。則。可。見。矣。

潛邱云。請問祝鮀云。三王。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以。法。則。周。公。一。則。曰。宗。氏。再。則。曰。分。族。尚。得。謂。非。商。之。世。臣。大。族。乎。豈。同。一。族。而。分。於。康。叔。者。獨。為。民。乎。此。不。可。解。

逸周書之言。固未可盡信。然紂之自焚。亦未見明文。武王。

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征之。從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已。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徒也。無連坐并誅之法。而又不可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於維。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為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讎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讎。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為讎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不得已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為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怨彼童而巳。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文非武王始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

稱我小國以天下為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其始基之矣

秦誓

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秦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

邪 蔡氏曰秦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又引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矣蓋已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偽耳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

眾者也

左傳昭七年衛史朝之言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已有此語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懷懷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為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於我似為紂曲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

蔡氏因下文有朕今必狂為義云屏

至也馬氏曰豐文王廟所在鄭氏以為出廟入廟皆步行今按書言步自周則不但於廟也雍錄以為步行二

又太遠則後之人君驕恣惰佚於是有輦而行國中坐而

見羣臣非先王之制矣皇帝輦出房見於漢書叔孫通傳乃秦儀也

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蹕之

機校乘七發本此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

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周輝清波

雜志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

內侍製麻履行膝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一步趨其一至

崇禎帝亦嘗步禱南郊嗚呼皇祖之訓遠矣

大王王季

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大

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

奔走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

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豈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

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

之言未為得也繇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

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為得也仁山金

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

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

嫌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

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疑武王未

據中庸本文亦只是周公所定之禮如此不必是武王身後也武王

極五行五事八政之屬該以人倫畧無遺漏故曰達道寧人之說非是武屏

克商先已追尊文王史記伯夷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

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

龜從筮從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為主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

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

左傳晉獻

公將以驅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曲禮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是終未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為短也

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志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

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

之論矣

舊唐書

周公居東

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眾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此見之矣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

福祿與周公齊

微子之命

選過

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

爵以示不為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

孔氏書傳曰微畿內國各子爵也

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

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

是始稱宋公嗚呼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

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

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於天下矣

酒誥

酒為天之降命亦為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

腆於酒而興與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係天命而

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

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

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且漢書以為三十一日誤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為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為元子曰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

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

其稽我古人之德

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祇
適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考成人又別求
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
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
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
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

節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
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選過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
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宣風底貢厥燠戒明王之
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
千秋之鏡聽元生^{德秀}于為之歌亦能以謬誤為珠璣以仁賢
為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之潭致江南之
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檣彌亘數里靚妝鮮服和
者百人乃未幾而薊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鉷之徒剝
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
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爾王家我適

朝觀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為天子。而殷為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天子。而殷為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天子。而殷為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士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元儒王柏論亦同此

但更置太。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伐奄成王時事，士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

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多方

周公曰：王若曰：是周公尚孔傳以為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強為之說。至于再至于三，當從蔡氏說。

選過

建官惟百

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

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

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攷之傳注，亦第以為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為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吝而命之

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

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慎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

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

論古有識之得為治之要

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觀於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丞三毫版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川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寔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弘以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唐書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為周之所矣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顏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為穴以居人也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此語必有所本易

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

室今河東之人尚多有穴居者今人謂窯即古陶字莊子言逃虛空虛空即今人所

謂冷 洪水之後莫急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為九官之

首謂也 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服而

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誠為可

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不言殯禮知是闕文豈有新

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 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尚未殯

史官略無一而狄設黼展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

伏生本以顧命康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

王之誥合為一篇

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古之人

君於即位之禮重矣故即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而朝

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之為君春秋之於魯公即位

則書不即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莊閔

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之時為繼體之主而史錄其遺

文訓告以為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沒喪

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

哭而祔而今日諸侯出廟門侯是已祔之後也記曰卒哭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 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

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

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

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蘇氏亦

通而以為問疾之諸侯 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禮也以宗

廟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

此是特識

此證尤明

觀孝文十月則知商子二月矣

堯老舜攝便是明文如何說天下可以無君子

此未可為通論蓋武庚

敬此義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商書有之

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

祖豈以喪服而入廟哉漢書孝文紀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於高廟蓋猶循此制

傳賢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傳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

自狄設黼辰綴衣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四席者朝羣臣

聽政事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

說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廟中之事也自王出在應門

之內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

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矣左傳昭二十二年

夏四月乙丑王崩于榮錡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葬

景王其曰見王者見王子猛於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

王猛不待期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然不言即位

但曰見王而已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禮哉

書之脫簡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為尚有闕文洛誥戊

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日月

而王不書金氏以為其間必有闕文蓋伏生老而忘之耳

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孔子有言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余於顧命敢引之以斷千載之疑

矯虔

說文矯從矢採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韋

說文

卷之二

三

昭曰詐稱為矯強取為虔周語注以詐用法曰矯
。罔中于行以覆詛盟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
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讒則出此
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
絲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
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
蚩蚩之氓其畏王鉄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
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
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棊常鰥寡無蓋則王政行於
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
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
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為太子九年申侯聘

西戎及鄆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鄆人及犬戎入周

弑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

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維維邑

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二年晉

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

王嗣杜氏以攜王為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而望

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

非不考也杜氏未見竹書
故。觀左傳後序則成
侯已見竹書但不甚信之
耳。或疑

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年王既立於申申國在今信陽州自申遷於

維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二年楚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

日諸侯但知其冢嗣為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為可誅

號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

以除其偏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

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

地豈謂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

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

微矣葛蕭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

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

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于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

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為西戎所有

平王乃自申東係於維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

王與之頡頏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

望其中興哉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

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

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邵子小之乎知聖人矣

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為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

即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

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元儒穎萊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

確甚古房

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自獲麟之歲以至始皇滅六國并天下二夫子惡知周之必并於秦哉若所云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於圖澄寶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

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古文尚書

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認詔作傳引序各冠其

當以承詔作傳為句引序連下讀

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生字

和伯史失其名夏侯勝勝從兄子建皆傳伏生尚書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

者內泰誓非伏生所傳師古并言之詳見下此今文與古文為二也又曰古文

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

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師古曰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劉向以中古文師古曰中者夫子之書也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

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

字數十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不知中古文即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

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

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言此為最多者明張霸加

之以百二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

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

授虢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

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傳末又言平帝時立左氏春

漢書十四博士無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言劉歆者

之蓋光武時廢移書太常博士欲立哀帝時歆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

此諸家之學故也或分析之又采左氏傳書序

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或分析之又采左氏傳書序

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

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

與張霸之書為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

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賈逵傳肅宗好古文尚書詔逵撰

三卷帝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

善之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為目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

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

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不見安國

之傳而為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為二

而無可攷矣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

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言參用今文古文

文之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卷鄭玄注古

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又有王肅范甯李顒

作新唐書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按陸氏釋文

言馬鄭所注二十六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六

典并舜典慎微以下為一篇二皋陶謨并益稷為一篇三

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戡黎九

微子十收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

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

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

康王之誥為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

費誓二十八秦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二十六九孔子正義

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然秦誓非

伏生所得按馬融云秦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秦

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壁內者獻之則秦誓

非伏生所得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兩馬遷在武帝之世見

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云伏生且

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

非今之秦誓有白魚入於王舟等語董仲舒對策引之其所謂得二十六篇者

不與其間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鄭玄所傳惟二十九篇

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說正義曰鄭氏書

外增益二十四篇舜典一汨作二九正九篇十一大禹謨

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

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

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同命二十四以一篇為一卷九共

九篇合為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十六篇

之數此即張霸之徒所作偽書也與舊唐書所載卷目

同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

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

得安國之傳上之正義引晉書云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

曹授汝南梅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舜典一篇此

書東京以下諸儒皆不曾見鄭玄注禮記韋昭注國語杜

預注

預注左氏趙岐注孟子并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一五子

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大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

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葵十八微子之

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以合於伏生

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偽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

王之誥各自為篇則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闕取

王肅本慎徽以下之傳續之陸氏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

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

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

獻之朝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

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

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

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

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

別為舜典者非矣左氏傳莊公八年引皐陶邁種德僖公

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

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

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

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

史過引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

則後之甘為虞書者贅矣正義言馬融鄭玄王肅別錄何

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世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為全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臯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侯一時之事也。序分為兩篇者，妄也。

書序

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為後人偽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為書名、伯禽之命尤為切當。今錄其說。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攷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

盡信也書並無其說四十二篇之文俱此篇各本未刊

十豐熙偽尚書十八篇語意訛誤不映其存百篇也今文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

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

莫疾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

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

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交而求之四海之外

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鄭人言出其子坊偽撰又

有子貢詩傳後儒往往惑之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

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市為秦博士

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

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

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

述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

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

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

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宋咸

日本僧裔然以郵康成注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

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

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

皆謂之商書文公五年引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

道蕩蕩正義曰箕子商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

人所說故謂之商書

盡信也書並無引四十二篇之文與此篇各亦未

十豐熙偽尚書十八人論語論語不以其存百篇也今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

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

莫疾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

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

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

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鄞人言出其子坊偽撰又

此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

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市為秦博士

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

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

日傳子偽國事也曰字似不立讀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

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

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

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宋咸

日本僧齋然以鄞康成注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

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

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

皆謂之商書文公五年引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

道蕩蕩正義曰箕子商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

人所說故謂之商書

日傳子偽國事也

潛印按左傳廣引洪範皆曰
為商書不曰周書說者謂為
此夫子未刪書前之言名也
今云必別之以周書文義乃
過之不然

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

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孔安國傳道岍及

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漢以來別無異文五子之歌為人

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

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

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效而妄言之也五子之歌乃孔

章內史梅賾所上故左傳成公十六年引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預注並以爲逸

書國語周單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單穆夫天子

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

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

為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

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

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撰為疏義成書上進而

為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

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

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字叔然漢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

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

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

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乃近代之

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

依而師心安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

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

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盾征顧命不難於議經况傳注乎趙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汝談至謂洪範非箕子之作趙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近有謂得朝鮮本尚書於洪範八政之末添多五十字者按元王暉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漢異書若日與中國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偽撰也漢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偽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泄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之矣

卷之二

日知錄卷之三

詩有八樂不入樂之分

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幽

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

為正頌也詩之八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

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幽而亦謂之幽六月

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

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

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

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

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

是幽王之變大雅正義曰變者雖亦攝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以變雅而攝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

二南入樂邨以下不入樂
故謂正風以對雅頌言
也程以別立正風為非
六拘於語言文字之末
矣。化行王國太師採
之則二南不可謂非
風
秦之詩論直云詩無國
風之名不但立正風之名
之非而已愚所見十五
篇無十七篇武屏

秦之云詩之有風其原
誤於左氏荀氏王制之
云非所疑也武屏

也樂記于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

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

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

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

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

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

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目者非大昌字

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篇朱子當日或未見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幽謂之幽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

據周禮而非風也南幽雅頌為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

詩之本序也朱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記王制

二國為風無害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

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

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

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

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

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

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

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為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為從

此論得之然亦有寓言
寄意而朱子概日以
淫詩者不可不辨

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
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
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
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
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
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弘謂商臣弑君不
當載於春秋之策乎舊唐書高宗諸子傳黃氏日鈔云
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
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為之諫而指為雅音
失之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
旨然病其以理為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
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
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
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之義牽
牛織女意昉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作中無甚優
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為繩削雖矯聒聃之枉恐失國
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為人陳隋不得
為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

何彼穠矣

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
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
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
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

古之所謂甥舅者只是
女壻丈人之稱姊妹之子
曰出未有謂之甥者試
於諸經中言甥舅處
證之。惟秦詩有我送
舅氏之云然秦晉異姓
理宜呼舅不惟其為
穆姬之子也。武屏

說詩自具隻眼

何。洪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
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
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為平王之孫
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必居
此矣。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為

平正之王齊為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毛氏傳平

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

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為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

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據詩人欲言其人之

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孫蹶父之

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

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

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

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

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

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為燕樂用

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而鼓鐘之卒章所

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箛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

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

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

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

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強大之齊

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媾之風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脩周

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

曰口錄 卷之三

何不據禮而乃引說苑
乎武屏

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意乎春秋襄十五年書劉夏蓋

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

疑之而為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

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

容則德可知矣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故碩人

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麇之貞亦

云有女如玉即唐人為妃主碑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洪

隸釋載郭輔碑云有四男三女咸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

此為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媾王道之大下嫁於

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

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

謠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之

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

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嚮者之說也

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

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

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

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

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

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來輔周室邶

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分

而為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

觀小雅六笙詩毛公頗有升降黍離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 之篇毛公以為玉齊詩以為衛則知黍離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而作 新序 攻之左氏傳襄公二

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

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襄

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

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

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

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大

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 若據漢書言遷

邶庸之民於雜邑則成王之世已無邶鄘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二國同風無非衛人

之作 檜左傳 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為風

匪風之篇其西周末亡之日乎 日誰將西歸是鑄京尚存故鄭氏譜以為當夷王厲

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為鄭作非也

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為

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

而立此三監又并武庚而為一監皆非也宋陳傅良 止齋集 答

黃文叔書 以為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

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得為邶鄘

衛也

黎許二國

黎許二國

卷之三

六

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

諸姑伯姊

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為姪姊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為小君而能謙以下其衆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姊者矣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人國朝聘會盟征伐之

事謂之王事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喪大記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又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

服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濟于西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輝注以濟為虹是也

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

其雨者蓋雨也

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襄王登

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

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

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

王亦周初大師之本名馬永卿述元城

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

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各不當儕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

晉范甯春秋穀梁傳序 誤矣

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

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王

二南也邇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惟

彼穠矣為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

於是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

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

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

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邇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埭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

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

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列女傳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矣

檀於文日夕為暹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

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曾

問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

據此則東周列國之詩未亡也而春秋所記則東周以後之事也豈詩雖存而其義已失矣

日矢金 卷之三
氣和而晦明之節亂矣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恥民免爾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鄭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為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為荆蠻置茅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晉語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虢鄆皆為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邶

自周南至邶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邶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邶此非大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為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

有出路武屏

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歛爾詩祈年於田祖則歛爾雅祭
蜡則歛爾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謂籥章之爾

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歛笙笙塤籥簫篪篴管春牘應
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賦曠播鼗擊頌磬笙磬
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
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
詩特其以器之和鳴鴉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為周公而作則
聲有不同爾

皆附於爾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為有周盛時之詩
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縱

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縱獻豨于公
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
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為之禁非惟弗禁且

大儒王佐本領

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
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
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
嗟室人之譎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
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羔裘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
以遠財而養取也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
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閣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
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為囊橐之寄朝列
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

樂於萬矣雖然猶未見
近日之士大夫也

曾無媿色。子不闕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為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罄無不宜

罄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非祥有壽。張為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麗。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斲雕為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為本。

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

足之腓也。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莖。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

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

車利乎原不利險阻可
禦騎卒不能禦火攻後
世殺人之術愈酷車戰
完不可用
步不當騎此昔人之論
則然

卽補斯已異矣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爲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行五乘爲三伍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爲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正義曰各生於不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如韓奕之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

宣王大較不甚成個氣象武屏

禍固不待河水之憂祗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

曲縣者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

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

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

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

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

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

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唐書原州平涼郡

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三年收復

關隴歸治平高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

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

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

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

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潰

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

太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脩大原至于岳陽春

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

澤以處大原則是在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為周之

大原乎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闕澤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日原蓋古人之通稱也

日口錄 卷之三

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征

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十七年以黷武

之兵而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

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內

徙者今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

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

十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

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

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嚴尤以為周得中策蓋不致之言於是

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

而八寇白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周語申繒西戎方強五室方駭蓋宣王之世其患

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

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壓弧之謠皆適會其時者也

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

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

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竹書紀年自其和以後多可信蓋亦必有所傳其前則好事者為之爾

。莠言自口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

於小人諛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嫫慢宋

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

其穢論敘為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齧

妃辱之誅宣於待宴之餘郭舍於是搖頭而舞八風祝欽

運臂而歌萬歲微知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不

臧孫紇見衛侯于邾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人矣其

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莠

言也

皇父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左

隱十一年解軹縣西有地名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

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偏

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孳於虢郟則其時

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為民望則皇父

實為之首昔晉之王孫兄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

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

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鄙夫

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

初猶然史記曰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卑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

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

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左氏襄公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侯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媼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恥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韓非況中材以下，有不

解反恥不必確而特有
意武屏

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

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為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

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左氏襄公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侯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貍。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媼。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恥

解反恥不必確而特有
意武屏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韓非子況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為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

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為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蹢蹢則又不獨王之復諫矣。

。夸毗

天之方憐。無為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

足恭善。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侯

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

怯言為信。疑。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

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

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

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

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

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

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

陟之典。雖備而不行。長慶集。策。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

與世浮沈。則曰有量。眾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眾皆濁已。

獨清則曰立異。宋史。本傳。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

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

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

為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

夸毗之輩乎。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是以屈原疾楚

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

流言以對。疆禦多懟，卽上章所云疆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褻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郤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芴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慎哉。

申伯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

文為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

竹書紀年宣王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未申侯已叛。

乃未幾而為楚所病，成申之詩作焉。

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

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為楚縣矣。

左傳哀公十七年，言楚文王縣申。

二舅之

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與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

二王之得失哉。

德輶如毛

德輶如毛

卽輶車，鸞鑣之輶。

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據水經則固有兩韓
國不可不辨

韓城

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
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
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魏書地形志范陽

城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為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

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

北界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

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

襄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

燕二千餘里即今召公為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

亦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

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

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為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

理此皆經中明證大全載朱子之言亦以此為不可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

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

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

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

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為定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

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

為邑名焉左傳富辰言邢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紀年

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僖公十五年晉
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淡矣是韓
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文公

日知錄

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
韓城之地益明戰于韓非此也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
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為涿郡方
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
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為司空之說可
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
故職方掌四夷九貉即貊字鄭志荅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
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貊者皆
在東北史記貨殖傳燕東濊貊朝鮮真番之利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濊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
之南東窮於大海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為獫狁所
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為
營而後能為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
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
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
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譽
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
之不祥家語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

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
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
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
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
拜之呂氏春秋書載箕子之言亦曰乃罔畏畏弗其考長舊有位人自余所逮見五六
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
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
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無淪
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考德也

駟

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駟牧之盛衛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
授方任能而有駮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
功也吾未見廩有肥馬野有餓孳而能國者也

實始翦商

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
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
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
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
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

玄鳥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

簡狄吞卵非獨子
長三說其未著美
要毛公之說不可易
或屏

之雖雉惕於天之見妖而脩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
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
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玄鳥玄鳥也春分玄鳥降
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
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
遷之謬矣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
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
之間也升陞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
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
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七鬣近
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
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
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
列國卿大夫賦詩
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頌是不然

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為下不倍也春秋書
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
經皆然今人以為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
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

西周時太史采風固當謂之魯風而孔子已不及見矣其史克作頌四篇則因魯人之名名之

皆欲紛更宋史張方平傳此最學者之大病也

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

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然而泮水

之文則固曰魯侯也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

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汲冢周書伊尹朝獻商書

附於王會解之風者列國之詩也故先殷之舊都頌者昭代之樂也故後商聖人仁義後即其例也 盡于此後之美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

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

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

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

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

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

作也而次於前朱子曰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為太

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

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

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豔妻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

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

三曰敷時釋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

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

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

日知錄卷之三
蘋蕪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日知錄卷之三

日知錄卷之四

魯之春秋

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

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

之良史也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三百五十年全無紀載自隱公以

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脩之自惠公以上

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

以己意脩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

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潛邱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便知春秋一書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事法仲尼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否良史哉又左傳隱七年謂之禮經杜注以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

宋呂大圭春秋論大
約言不以日月為
敗不以爵稱為子奪
大旨有三曰明公義
二曰著名實三曰正
其微凡三千言最
為說經之明了者

春秋闕疑之書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
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
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
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攷歷布算
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
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左氏之書
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
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魯
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
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法乎成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下
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

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
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

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

也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
大夫山去族而書字疑皆前史之闕鄭伯髡頑楚子麇

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

之文也邵氏曰赴以卒則赴以弒則赴以卒其
弒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

之疑獄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

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

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為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

所不知為諱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

之言皆妙甚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

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脩春秋之法亦不過此

似不因到國舊文錄之非必出自各手也

晉封唐墟而唐正建寅疑其因其舊而不改也

春秋因魯史而脩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賈仲子為子氏未薨平王崩為赴以庚戌先壬戌十陳侯鮑卒為再赴似皆揣摩而為之說

三正

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為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為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二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也用建

子為紀晉之用寅其亦承唐人之舊與○杜預春秋後序

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羅泌以為傳據晉史經則周曆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

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下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曆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傳曰秦伯納之而不書不告人也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

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爲舊君卽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

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蓋懷公遣人來告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日月與

經不同者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逃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攷宋用殷

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矣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原父

曰傳所據者以夏正紀時也

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在九月傳作七月

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

禾若以爲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

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

云取者蓋交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

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

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周十一月夏之九月辰在申則七月也故云再失閏

閏月

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並是魯曆春秋時各國之曆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曆書之耳史記秦宣公享國十二年初志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上有十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聩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上有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為從告非也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歷為周歷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頒久矣故漢書律歷志六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之言失閏皆謂魯曆蓋本劉歆之說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得其度

古人置閏皆在歲終故閏三月為非禮

王正月

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集古錄博古圖載此鼎並作王九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為聖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

王正月

如此則朱子謂春王正月難說者非也武庫

日維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縛鐘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敵敦銘曰維王十月

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

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

月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經之善後人辨之

累數百千言而未明者傳以一字盡之矣

未為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且壬辰是

也傳一月周之正月已為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

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春秋時月並書

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

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

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

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

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朱文公荅林擇之亦

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

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或

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為各自當書時且如隱

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

知謂以時冠月出於夫子者非也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

正建子周以為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於子即為春

陰生於午即為秋此之謂天統

謂一為元

楊龜山荅胡康侯書曰蒙錄示春秋第一段義所謂元者

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

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此本之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

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三代正

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綱之端連貫

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

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一統

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

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

之時惟夏為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

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為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

不足為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日秋十

月也熊朋來亦云若依夏時周月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

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脩

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

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元吳萊本此作改元論

其謂一為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尚學之士始謂孔子

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

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

周環五行今本丑字改
作五字揚本
改作五字

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言一不獨謂年
為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日以元虞典也書月正命元日
祀以元商訓也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
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
謂一為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改月

三代改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之言甚明其
言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
正正即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
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
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

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
矣殷以十二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
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洪邁曰言十三月以殷文承十
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為商人不改月之證
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
甲即位奠殯而告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曰湯以
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未嘗以十二月
為歲首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為正不改時月為證則不然漢書高
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
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
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

師古之論未見其必然
大抵三代異正有改月者
有不改月漢儒以為有
質家文家之別武屏

此事却不一律秦以十
月為正史家皆如武屏

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當是

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

然則五星以太辰星得從歲星也按此足明記事之又皆

是追改惟此一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為漢之十月

耳夫以七月誤為十月正足以為秦人改月之證胡氏失之

天王

不因諸國之僭王者自宜法天耳武屏

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

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

邾儀父

邾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

所以待鄰國之君也故字之詩序車鄰美秦仲也孔子曰

諡可稱卑於子男而進於變夷之國邾犁來來介與蕭叔朝

公杜解叔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此亦

常例非舊史書邾克而夫子改之為儀父也

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也邾犁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

來不言朝又下矣白狄來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惠

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

成風之祔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猶晉簡文帝

妃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國學明教職穀梁傳曰母以子

燾所謂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

氏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為氏按妾不得體君儀禮傳文

吳楚之王不通於天下寧人之言非是武屏

初筠先生云當作變夷之國

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為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

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贈皆遠於人情不可信公羊亦以

母惠公之妾繫妾於魯較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

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左氏哀公二十四年傳

惠娶于商自桓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聞不同故

有紛紛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蓋魯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

也考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諡以明所屬如鄭武

公娶于申曰武姜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繫之子仲子繫惠公而不得

繫於孝公成風繫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抑所謂名不正

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

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聲姜

逆不書至文公成公不書生文夫人出姜不書葬葬隱夫人子氏書薨

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其妾母

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

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言卒不稱夫人

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

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公之

妻也左氏以為桓母公羊以為隱母並非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
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注謂隱弑賊不
討故不書者非

成風敬嬴

成風敬嬴定姒襄公四年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

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芊氏漢薄氏

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定公十五年書葬

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劉原父曰姒氏為哀公之母

敢謂其母孟子則并不書葬不成喪也定公之妾哀未成君故亦未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為是不言子

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為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

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公羊穀梁二傳作尹氏

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失

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

去其夫人即為君氏矣戰國齊有君王后后不可有則知以君氏為隱母者非也

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

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末遠嫡妾之分尚嚴故仲

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

踰於經可見矣

卒亦有不舉名者又何如○赴不書名則書尹氏崔杼之奔其例也屏其說雖辨而未確蓋重者在夫尹二字所謂邦人稱之異邦稱之者是也若去夫人二字恐不成語

貶其朝桓最迂得好笑

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

也貶之乎滕子來朝張無垢胡康侯謂貶其朝桓貶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

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猶今也崔呈

秀魏廣徵天下之人無字之者言及之則名之名之者惡

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降其少師而為太子少師

降其尚書而為侍郎郎中員外論妙武屏雖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

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程氏以為是三國者皆微困於諸

侯之政而自貶焉孫明復已有此說伊川春秋傳略同昭公十二年平丘之盟子產爭承曰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盟弗給也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子服景伯曰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邪以

屬於吳而如邾以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

貶而君史記衛世家昭公十四年晉疆衛如小侯屬之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

此著於史記而後人尚有不知者高誘夫滕薛杞猶是也

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定

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幾曰滕薛邾吾役也則不惟自貶且

為大國之私屬矣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疆則齊世子光列

於莒邾滕薛杞小邾之上齊世子光八會諸侯其五會並序諸侯之下至襄公十年伐鄭

之會在滕薛杞小邾上時為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

之亦託辭焉爾

闕文

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公羊

十年闕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

冬十月

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

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

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

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書首月

杜氏釋例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為夫子於繼隱之後

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為貶邪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同

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

而書楚子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五等之爵無所可

貶孰有貶及於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

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

大

邵國賢寶曰夏五魯史之闕文歟春秋之闕文歟如謂魯

史之闕文者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

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

於後世也聖人豈為之哉不然則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孫

忌又何為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

范介儒守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

為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按甲戌己丑似是魯史之文故左傳已有再赴之說

夫人孫于齊

王爵也天非爵也尊之以別於僭竊也王不稱天以尊其夫非貶其爵也亦義似之無碍

貶天子之復奇春秋天子之事不成天子更有一層武屏

不稱姜氏以便孫于齊
之文若言姜氏則齊乃
其父母家不成孫矣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
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復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
待之忘父而與讎通也先孫後會其間復歸於魯而春秋
不書為國諱也此夫子削之矣

劉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爾杜氏謂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者

乃是曲說 魏書竇瑗傳引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蓋

先儒皆主此說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

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

然宋亦不迎而致也為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

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為宋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

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為親何傷於義哉

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趙氏因之有哀痛以

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之說此皆禁之於末而不

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

于齊為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內諱奔謂之孫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何至於書

孫此處書而於此而遂絕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義自見者也

行不登於史策矣莊公年少當國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

之復還於魯憑君母之尊挾齊之強而恣睢淫佚遂至於

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左氏絕不為親一言淡得

聖人之意而魯人既不能行後儒復昧其義所謂為人臣

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不信夫

書夫人則不得不稱
佳所謂避不或辭也夫
人也而何以享齊侯
哉直書而其美自
見矣

平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冬公及齊人狩

于禚夫人享齊侯猶可書也公與齊侯狩不可書也故變

文而曰齊人人之者讎之也杜氏以為微者失之矣

楚吳書君書大夫公平心當國之臣不

春秋之於吳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

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荆而巳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

二十八年復稱荆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

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又謂夷狄不氏非也

屈完固巳書氏二十一年會于孟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

楚子也二十一年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二十七年救衛者子玉戰

城濮者子玉也二十八年而不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

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巳襄之

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

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

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玉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

降從四裔之例而書子然滅州來昭公十戰長岸十七敗雞父二十滅巢二十

徐三十伐越三十入郢定公敗樵李十四伐陳哀公會柎

同會鄆七年伐我八年伐齊十年救陳十年戰艾陵十一年會橐

皋十二年並稱吳而不與其入會黃池十三年書晉侯及吳子

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

也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

春秋降其爵亦不然吳
既不通中國則從四夷之
例乃其宜也云屏

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輩略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為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心蓋可見矣

亡國書葬

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許男新臣卒

許男新臣卒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與弒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躋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爲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

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雖然猶愈於哀姜也說在乎漢光武之黜呂后而以薄氏配高廟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

君父之命存焉古人重父命伯夷以父命之故不立而逃叔齊是也是故荀息之忠

同於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

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交之不得不

然也莊公二十三年荆人來聘趙氏鵬飛曰稱人非進之也若但書荆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

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

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

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為之說曰善

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存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陸氏纂例曰凡夷狄與諸侯列序皆稱人以便交但

君臣同辭

王入于王城不書

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其

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為襄王未

嘗復國而王子虎為之居守此鑿空之論其說曰春秋始

四年五月書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

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入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

此畿內地而其入也猶且書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

既遠而戒矣孰有入不書哉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

秋為然則襄王未嘗入也且惠王嘗適鄭而處于櫟矣

與荀息亦可此如五代史之與王子明武屏

襄公二十一年 其出不書其入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

出未嘗入也莊王僖王頃王崩皆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

則是未嘗崩也而可乎趙氏曰春秋王崩三不書見玉室

史之不書而二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

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

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

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况天

王乎策之所具蓋昭如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

事莫大於天王之入而春秋不書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

而不作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

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子卒

叔仲惠伯從君而死義矣而國史不書夫子平日未嘗聞

幽及之者蓋所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者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孔寧儀行父從靈公宣淫於國殺忠諫之泄冶君弑不能

死從楚子而入陳春秋之罪人也故書曰納公孫寧儀行

父于陳杜預乃謂二子託楚以報君之讎靈公成喪賊討

納者內不受也武屏

斥吳三桂甚矣

不如錄賢之說為允武屏

書子同生明嫌也武屏

其者指其君與國言若盜則義不可通矣

國復功足以補過嗚呼使無申叔時之言陳為楚縣矣三子者楚之臣僕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復封成公反國二子無秋毫之力而杜氏為之曲說使後世詐諛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嗚呼其亦愈於已為他人郡縣而猶言報讎者與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宣公元年其人至自齊即穆姜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

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

衛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殺或不稱大夫

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

駢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杜氏曰以

盜為交按不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卿書名而已胡

氏以為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闞弑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交不可曰吳闞弑其

君也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穀梁子曰不稱其君若此者皆趙子所謂不咸辭

聞非名故不言君武屏

聞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于大蒐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復來朝

葬用柔日

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下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

君無非柔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雨不克葬遲而至於明日者與

知此義而長陵高帝以丙寅茂陵武帝以甲申平陵昭帝以壬申

渭陵元帝以丙戌義陵哀帝以壬寅皆用剛日

穆天子傳盛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書為後人偽作

諸侯在喪稱子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為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巳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成公二十八年

陳子共定公三年邾子隱公是也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謂未

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白虎通曰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

不特雨也日食之類皆是但庚辰之葬無日食耳穆天子傳豈非偽作固不用說全上

白虎通云本公羊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遂國

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

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

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

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三年宋公共衛侯定是也所以

敬守而重社稷也杜氏左傳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此皆

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

世子世子下仍當繫各若陳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

稱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襄定公四年陳子

懷是也所以從同也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得獨異昭

亦在喪皇劉益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

是也所以示別也玉子朝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

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

而進突也忽突皆名別嫌也杜氏注賤之者非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弑其君

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

未踰年書爵

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

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

齊侯使國佐來聘公成公四年鄭伯伐許悼稱爵者從其

凡穀梁之說失之巧而纖武屏

日矣金 卷之四 三

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妣氏卒

定公十五年妣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

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為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後稱之

此妣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

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為皇太后後漢儀禮志三公奏

尚書頌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及乎

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卿不書族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

蔡叔盟于拆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

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媾至自晉一事

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

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

不復書姓左氏不得其解於溺會齊師伐衛則曰疾之

於歸父還自晉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去族善之而去族者乎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為

之請族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穀梁傳不爵大

未得其實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

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

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韓宣子稱三命

據王制則小國三卿無命于天子者武屏

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強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間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構架無端以飾其偽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或曰鞏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宣元年注

鞏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劉原父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為大夫則名氏得而通未命為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

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吁弑其君完未賜

氏也胡氏以為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

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大夫稱子伯叔大夫之通稱

周制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

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為稱詩云伯兮叔兮此大夫之稱也

杜氏注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

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文公十年叔孫氏之稱

子也自豹也襄公七年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三年

元年書春秋之特筆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

潛邱按春秋自莊三年衛大夫已稱子石祁子是也大夫稱子莫先于此或曰何以見祁為謚按鄭祁侯杜注祁謚也是也次則字莊子見閔二年論語有下莊子為魯下邑大夫又按國語有五文子即左傳文伯也又先蔑之稱子亦當附見

又按國語定王八年有叔孫宣子即左傳叔孫宣伯也又先於豹稱子當附及又按豹於襄二年稱穆叔於襄七年稱穆子亦稱穆叔至此後則或稱穆叔或稱穆子不一又於襄七年稱昭伯於昭四年稱昭子入之身倏字而倏子豈當以為通稱

又按行父稱子見文六年不待十三年

又按左傳桓三年有樂共叔然國語稱為樂共子又先于寧氏之有貢子當附見

又按之氏之稱子也亦自漢濁也並見十二年

又按子叔氏有齊子即叔老有叔子即叔引一見襄十四年一見昭三年

不敢與三家並乎又昭四年並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杜注昭子叔仲帶也昭十二年南前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杜注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

潛邱按文六年六稱趙衰為成季非對君言也何解君前臣名禮也孟子稱齊景於齊宣王前誠所不解

氏之稱子也自欒也僖公二年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僖公

入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文公二年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

也文公十年郤氏之稱子也自缺也文公十年知氏之稱子也

自首也宣公十年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宣公十年韓氏之稱

子也自厥也宣公十年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

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

氏子服氏叔仲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惟襄公十年

四年有子叔齊子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

則謚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謚稱公也於此可以見

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可忽諸晉卿有以謚繫字者宣孟之為晉也魯卿亦有以謚繫字者孝伯之為魯也

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

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

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

者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

君前不敢子也左傳韓厥言於晉侯亦云成季宣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陸

曰侯伯子男之位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

謚不得云公者謚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子

而謚不得稱子者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為君矣

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宣

年十二唐孔氏以為大夫皆稱子非也公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為

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子曾子子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

伯氏謂荀彧

又曰叔氏而忘諸乎

注叔籍談

字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

春秋凡命卿書

字皆本

於此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

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土下之交矣

言代國之

王貳於虢其國之職大夫皆曰命

命卿書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

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以天玉之尊而曰貳曰叛若敵者

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

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

星隕如雨

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

星隕如雨言多也

啖氏曰奔流者衆如雨之多

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

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

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

至今再見此為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

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星流大小縱橫百餘皆

其類也

唐書天文志太和七年六月戊午日暮及曙四方

流星大小縱橫百餘正統四年八月癸卯日夜

達且有流星大小二百六十餘余於甲申年閏六月

丙申望見月食既星流竟久始悟古時有此異 隕不至地也傳曰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為異乎

秋無麥苗不言嘉穀也據隱公元年傳曰有蜚不為災不

已無麥苗矣雖不言嘉穀亦書

築鄒

築鄒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

築鄒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

都曰城舊唐書禮儀志太常博士顧德章議引此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郟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郟邑正義亦知其不可通而曲爲之說

城小穀

城小穀爲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繫於齊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卽此地杜氏以此小穀爲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公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

齊取穀文公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公五年公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公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齊人殺哀姜

哀姜通慶父弑閔公爲國論所不容而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義也而傳謂之已甚非也

微子啓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

金仁山曰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縱微子未遯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又曰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及微子以其遯野未之獲也又曰銜璧面縛者武庚也紂已自焚故武庚請罪焉武庚

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

徐孚遠曰史記言微子持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異同之迹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襄仲如齊納幣

經書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則但書冬即如杜氏之解移公薨於十一月而猶在二十五日之內惡得謂之禮乎

子叔姬卒

據傳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爾成公九年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其本事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月庚子子叔

姬卒何以知其為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為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齊昭公

齊昭公

司馬昭即誅賈充仍不免弑君之號武屏

支子不祭義又云何公廟之立於私家自三桓始也孰謂祖則不得廟則得乎武屏

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為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孝公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為謚疑左氏之誤經不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史記先儒無致疑者

趙盾弑其君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異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為越境乃免謬矣穿之弑盾主之也討穿猶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可逃之境外乎

臨于周廟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氏以為文王廟也

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祔于周廟杜氏以為厲

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宣公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微福於厲宣桓武而哀公

二年蒯瞶之禱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

天子而有廟焉何曰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雖

然伯禽為文王之孫鄭桓為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

將何祭哉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

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討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

其亦倣古而為之歟漢高帝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蓋亦以天下不可有無廟之諸侯王

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按二十

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公字

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說

欒懷子

苗寅士吉射又云何寅
謚文吉射謚昭皆美
謚非懷比也。又崔武
子武屏

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謚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
臣為之謚而遂傳於史策邪

子大叔之廟

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
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日子產過女而問何
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謚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
十八年簡公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
道北其庭小過期二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日子產過
女而命速除乃毀於南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
產及衝使從者正之曰毀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
為葬或以為蒐傳兩存之而失刪其一耳

城成周

昭公二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
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
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
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
公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
非義也大事于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
此是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

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
勿溝瀦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
令役於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即己丑之
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
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五伯

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氏成公
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
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虔云五伯謂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孟子五霸者三王之
晉文與此同應劭風俗通亦主此說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

古注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爲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同姓諸侯上表五伯則以爲齊桓宋襄晉文秦穆

吳夫差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據國佐對晉人言其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

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

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

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莊子彭祖得

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

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淮南子至於昆

吾夏后之世高誘注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

久矣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六王二公亦但指齊桓晉

文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爲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

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

二百二十四年

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為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

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又言越王句踐行

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淮南子亦言越王句踐然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

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

踐而去宋襄荷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為五伯江都

問越王句踐董仲舒對以五伯是當時以句踐為五伯之數斯得之矣

占法之多

以日占事者史記天官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

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

是也以時占事者越絕書吳越春秋多有此語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

記賈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為

占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

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入於畢是也周

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

占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其說愈多

其占愈繁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遲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

一事而合於此者或迂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

者邪故士文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而太史公

亦謂臯唐甘石書傳凌雜光靈在人自得之於象占之外

耳

干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

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
艮己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
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
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
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說
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
然

褚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
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
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
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遵諸死忌以五行爲主

以日同爲占

禪竈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莫
弘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
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爲占又是一法

天道遠

春秋時鄭禪竈魯梓慎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
宋衛陳鄭災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
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叔孫昭
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
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曰故張衡思玄賦曰
君不果行子服惠伯曰行三月公如楚
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一事兩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禪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祭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一事兩占皆驗

春秋言天之學

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邵子曰

麻法亦然武屏

星之說自甘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

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楊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盡信

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為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為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為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

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若事盡信豈復成天地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之太卜亦未盡信也武庫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

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

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黃哀公十

六年有箴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陳有芋尹蓋藍尹沈尹清尹

莠尹嚳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廡尹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

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宋有褚師而鄭亦有之昭公

地名

左傳成公元年戰于鞏入自丘與注云齊邑三年鄭師禦

晉敗諸丘與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阮氏葬諸丘與注云

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丘

輿為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泣盟及鄆陵注云莒

邑成公十六年戰于鄆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二鄆

陵為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械林注云秦地十

六年次于械林注云許地是二械林為二國地也襄公十

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

同盟于重丘注云齊地是二重丘為二國地也定公十二

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無注當是魯地哀公十三

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是二姑蔑

為二國地也

凡此諸尹有掌其事者有官其地者武庫

地名孟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宋之孟也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周之孟也十四年衛太子蒯聩獻孟于齊衛之孟也而晉則有二孟昭公二十八年孟丙為孟大夫今太原孟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郟逆時陰人孟壺口此孟當在邢洛之間

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一年鄭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昌歎

僖公三十年主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歎白黑形鹽注曰

昌歎昌蒲菹而釋文歎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邴歎魯有

公父歎文公十七年周廿其音為觸說文歎盛氣怒也從

欠蜀聲此昌歎之音相傳為在感反不知與彼為同為異

今攷顧氏玉篇有歎字徂敢切昌蒲徂也然則傳之昌歎

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歎廣韻亦是知南北之學陸孔

諸儒猶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設之今

本作設廣韻注曰說文從口蓋經典之誤文不自天寶開

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

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縑以代

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真後儒因循莫

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攷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為之說其為經典之害也甚矣只一部許氏說文所引經典便與今本迥異或屏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顏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文選卷之八

文字不同

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甚見於衛詩而魯則為黹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為鞞左氏一書其錄楚也遠氏或為為氏箴尹或為鍼尹況於鐘鼎之文乎記曰書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見異辭已下公羊傳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為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攷矣無駭卒俠卒不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書日同此義

古人都以同音為義
或屏

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淡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
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為同此例則其難而實非矣竊疑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
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二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孔
日邦無道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
危行言孫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
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
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
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鄒氏夾氏無傳夫喪欲
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以實之
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

紀履緌來逆女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
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
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篤曰此言經所以
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得自稱主
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母弟稱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
兄左氏宣公十七年傳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何休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
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
以同母不同母為親疎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
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鳩鳩均愛七子豈有於

云母弟者子以母貴不
專親武屏

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為質是所謂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為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為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

子沈子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

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

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桓公

宣公而又有子沈子曰隱公十一年莊公子司馬子曰公

三十二年子女子曰女音汝閔子北宮子曰哀公何後師之多

歟又有魯子曰莊公三年二十二年僖公五年二十二年二十

梁傳有穀梁子曰魯公五年尸子曰隱公五然則此傳不

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穀伯鄧侯書名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穀鄧去魯甚遠不緣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失地不得皆朝於魯其義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說

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之說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

貶歸之於天道矣

鄭忽書名

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
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見初獻六羽傳是則公
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
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衛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
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為
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各非貶忽之辭
故曰辭無所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
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
之文也猶詩之言為韓姁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媯將歸

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
而公羊以為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為父母之於子雖
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
今將曰逆季姜于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
后歸于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
國稱女之例隱公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而不知文固有倒
之而順者也

傳文則有不同者左氏莊公十八年陳媯歸于京師實惠
后

爭門

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

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是爭門卽以此水各省文作爭爾廣韻後人以澗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爲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矣禮記絜靜精微只作靜字

仲嬰齊卒

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杜氏注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

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賑則子叔聲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卽以父字爲氏劉炫曰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孔氏曰死

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季友仲遂亦同此例中唐以後賜功臣之號亦此意也

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于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公子季友

卒亦同此義惟季友之子不見於經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經爲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鞏成公二年如晉六年如莒八年已屢見於經矣

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猶之叔孫僑如奔而立以爲爲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孫

以王父字為氏之說而以嬰齊為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為之立後哉

隱十年無正已下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

梁以為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

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

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為之說桓公以

戎捷夸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藝之荏菽

荏菽旆旆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亦作菽菽列子

北宮子既歸進其味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藝之不待桓公而

始布矣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

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為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

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鴟左氏

公詳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

子改之石五史云鴟六而夫子改之六鴟也穀梁子曰隕

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鴟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

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

有為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鵲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鸛鶴來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為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為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胡氏仍穀梁之誤

穀梁日誤作日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疏解甚迂按傳文日字誤當作其日潞子嬰

兒賢也

書臯陶謨思曰贊贊襄哉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曰勤易大畜九三曰閑輿衛昏當作其古人日日二字同一書法唯日若之曰上畫不滿與日字異耳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又有一字而兩讀者如詩豈不日戒日音越又人栗反日為改歲日殺羔羊亦然自古經師所傳或以為日月之日或以為日若之日陸氏兩存而以其音別之毛見以為一字兩音而駁其失誤矣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日

日音

日知錄卷之四

